

#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

11月13日至14日,庆祝西泠印社建社120年系列活动之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本次学术研讨会以“20世纪以来中国篆刻与西泠印社关系之研究”为主题,不仅是对西泠印社在篆刻艺术历史上的总体回顾,更是对西泠印社在印学理论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的肯定。期望通过本次研讨会,能够进一步总结西泠印社在印学理论研究方面的经验,探讨新时代下篆刻艺术与印学理论的发展方向,为中国篆刻艺术的未来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来自海内外印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部分西泠印社理事和社员,以及浙江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财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部分在杭高校相关专业师生一百三十余人参加了研讨会。共有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20世纪以来中国篆刻与西泠印社之关系研究”的主题,从各自的学术研究成果开展了研讨。

闭幕式上,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以点评的形式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归纳总结。他表示,本次研讨会,学者们立足于原有研究成果及方向,在印学当代史、观念史和现代史、美术史、文献史及国内外的美术资料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理论,让我们对西泠印社今后的学术研究更有信心。

“孤山证印”是西泠印社在印学研究领域最具规模度和影响力学术活动品牌,自2005年设立以来,今年已是第七届。本次研讨



将对促进国际印学界学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交流,推动当代印学研究深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 西泠印社第七届“孤山证印”学术研讨会获奖名单

### 一等奖

祝童

### 二等奖(按姓氏笔画排序)

朱天曙 林如秦 陶崔宗旭

### 三等奖(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子昂 王坚勋 王景田 元国霞 申俭 朱金国 李雪婷

杨庆 吴彦勋 张东升 张忠慧 张炜羽 陈庆 蔡思超

# 2023年度《西泠艺丛》编辑研讨会

11月12日,2023年度《西泠艺丛》编辑研讨会在杭州之江饭店举行。来自海内外30余位社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就《西泠艺丛》学术导向、选题思路和编辑出版等内容,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会议分为上下两个阶段。上半场回顾了《西泠艺丛》近五年来的编辑出版情况,初步探讨了未来学术发展方向,并对本年度评优代表进行了表彰,以及对此评优进行了点评。下半场通报了《西泠艺丛》未来发展与办刊思路,与会嘉宾分别就《西泠艺丛》发展的总体方向与具体选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探讨,主编对本次会议作全面总结。

会议指出,五年来《西泠艺丛》在与会专家和编辑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自2015年1月起年截至今年10月底已出刊共106期,连续五年入选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精品期刊展”,封面设计与版式装帧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同时还在2022年6月入选中国美术学院关于印发《中国美术学院教师期刊目录(2022版)》。这些成绩的取得,标志着《西泠艺丛》经过前期的孵化与优化,在形式与内容都进入到快速的提升期,业内影响力日益上升。

会议强调,在新时代党和国家对于宣传工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的指导思想引领下,《西泠艺丛》进入到一个亟待优质深化发展的关键时期。编辑部经过理论学习与多方调研,提出了积极应对的发展策略。在刊物增容与优化栏目、拓展平台、扩大影响诸多方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并将在新的一年

# 2023海内外印社座谈会

11月12日,“2023海内外印社座谈会”在之江饭店召开。西泠印社副社长孙慰祖致开幕词,杭州市临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超作交流发言,临安印社等14家印社进行了主题发言,其余印社自由讨论交流,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总结讲话。会议由西泠印社党委副书记、常务副秘书长、社委会副主任王宏伟主持。

60余家海内外印社围绕“刀笔当随时代,作为彰显地位”的主题,从6个方面积极展开交流讨论,分别是:1.如何破解不少印社的“三无”(无登记无地址无经费)难题,让印社合法健康可持续发展? 2.如何落实国家文化战略,服务当地中心工作,发出印社的声音、展现印社的作为、提升印社的影响力? 3.如何争取当地政府和宣传文化主管部门的关心重视支持? 4.印社领导层如何坚守阵地

身先士卒,发挥核心作用展现担当和奉献? 5.如何提升社员队伍整体水平,创作更多更好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作品,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6.如何加强对外交流,以金石篆刻独有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 当前,“中国篆刻艺术”受到各地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



贯彻落实。《西泠艺丛》依托印社的深厚历史底蕴,锚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的切入点,致力于“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的办刊宗旨,将刊物越办越好。

在会议研讨环节,与会嘉宾、专家学者、重要作者分别从《西泠艺丛》需要关注的学术热点、艺术焦点、社史研究等方面展开,就《西泠艺丛》未来发展和学术选题进行热烈讨论。到会的专家们,分别从办刊方向、书法创作理论、人物研究、玺印封泥研究、“大印学”等角度提出了精彩纷呈的选题策划。

最后,《西泠艺丛》主编陈振濂对于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各位专家的选题都各有特色,极具学术价值,为社刊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也为新一度度的社刊出版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与欢迎,已成为展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窗口之一。随着篆刻艺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海内外各地印社的发展日趋规模化,印社与印社之间的交流往来也日益密切。近年来,围绕艺术创作、对外交流、学术研讨等多个领域,西泠印社连续举办了多场国际性创作选拔、海外展览、印学峰会,尤其注重邀请海内外印学社团共同参与、共谋发展,以期对印学社团的繁荣发展、金石篆刻的继承弘扬搭建更为开放包容的平台。王宏伟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此次座谈会的举办,旨在充分发挥西泠印社的引领作用,带领广大印学组织共同探求印学社团组织建设、印学事业繁荣发展的可持续之道,也是西泠印社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实践之一。

一系列的分享,令在场的60余家印社收获良多。

陈振濂在总结时表示,在印社的发展过程中,困难是一定存在的,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破解、如何落实,希望大家提振信心,各地的印社互助、互动、互联,因地制宜克服困难,保持专业自信,放眼世界,共同为篆刻艺术鼓与呼,努力把印学推出去。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篇》

中这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道出了篆刻的精神与魅力。此前,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上,西泠印社社员的篆刻与“刀锋战士”的表演,将中国传统艺术与残疾人运动的体育精神完美融合,这也是继北京奥运会后,篆刻第二次登上国际大型体育赛事舞台。

近日,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的西泠印社迎来了建社120年系列活动。作为一项“冷门绝学”,篆刻方寸之间的价值,如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与喜爱。这项中国传统技艺是如何入古出新、吸引世界目光的?在这方寸之间,西泠印社又能如何做大文章,使其不断绽放新光彩?

方寸之间,能容纳下多少东西?

在几厘米见方的印中,书法、绘画、雕刻缺一不可;印面上字法、篆法、刀法、章法等样样讲究;印文、边款所含文学意味可资品赏;甚至连印石,都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潘天寿曾说,“画事不须三绝而须四全。四全者,诗、书、画、印是也。”可见印章在文人墨客心中的地位之高。

中国印章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商代时期。1998年,在安阳殷墟出土的一方饕鬄纹铜玺,这是目前考古发掘出的距今最久远的印章。不过在很长时间内,印章还只是一种器物、工具。

自唐宋以来,随着文人画的兴起,书画

鉴藏的流行以及钤盖款印的风行,文人士大夫对“诗书画印”一体愈发重视,印章一时成为风雅。到了明清时期,篆刻流派纷呈,“西泠八家”和“皖派”篆刻风靡全国,中国篆刻艺术也由高原迈向高峰。

当金石篆刻从工匠的手中慢慢向文人手中过渡,篆刻之术便在单纯的器物雕琢上生发出了不同的意味。像赵孟頫等一大批极名望之人以刻刀代替毛笔,把金石当作纸张,自篆自刻,趣也无穷。以石治印,这使篆刻逐渐脱离工匠之手和凭信之用,转而进入艺术领地。

有论者就指出,篆刻既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宇宙观,也充盈着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同时,它还体现了中华民族人文价值的核心理念——诚信。

印本身就是立凭借、立诚信的手段。用刻刀把感悟、情怀与担当铸刻在金石之上,传播着立德守信、自信开放之声。

—

“社筑西泠,看山影湖光皆可作八家心法。印传东汉,证甫宗皖北不仅求两浙渊源。”这是西泠印社宝印山房中的一副对联,

寓意着此地人杰地灵,也讲述着篆刻与杭州的深厚渊源。宋代以来,杭州经济社会趋于稳定、繁荣,吸引了大量的书画家聚集于此,为篆刻与书画融合发展带来了契机。与此同时,篆刻历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也都发生在杭州。

# 方寸之间如何做大文章

如李清照晚年流寓杭州二十多年,完成了著作《金石录》,这是我国最早的碑刻目录和研究专著之一;活跃于杭嘉湖地区的赵孟頫、定居并终老于杭州的吾丘衍,最早从理论、实践两方面着手,为篆刻文人化运动的崛起奠定了基础。1989年杭州于元代书法家鲜于枢墓中发现的两枚他生前的常用印,是国内唯一的元代书家用印实物。

此外,“西泠八家”中的丁敬、蒋仁、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都是地道的杭州人,以杭州为中心,“浙派篆刻”赓续时间长、阵容强大,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黄士陵等名家大家无不受熏陶。

虽然印学在杭州发展繁盛,但它似乎一直难以“破圈”,只在小众圈层红火。1904年,丁辅之、王福厂、吴隐、叶为铭四位平均年龄仅30岁出头的青年“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选址“湖山最佳处”的孤山西泠桥头,“乐石吉金,唯印是求”,成立西泠印社,他们将视线聚焦到中国文字源头,从甲骨文、金石铭文中探寻中华文化的密码。1913年,“石鼓篆书第一人”吴昌硕出任首任社长,西泠印社声名渐起,一时群贤毕至。

而更为人称道的是,西泠印社有君子风骨,社员们把很多珍贵的东西都捐给了社里。比如西泠印社的镇社之宝“汉三老讳字忌日碑”,1921年时差点流落海外。吴昌硕赶紧通过捐款筹募买回了石碑;丁辅之、吴隐等则捐出土地、房屋等给印社;张鲁庵也捐赠了其毕生收藏的400多部历代印谱、

1500多方历代玺印,等等。

潜心“修炼”百余年的西泠印社与中国篆刻艺术院联合申报,中国篆刻2009年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西泠印社已有近2.7万件藏品,包括印章、印谱、书画等,为深入学习和研究印学提供了宝贵资源。

刀墨笔砚,使命不改,传承百廿年的西泠印社令原本小众的篆刻艺术光彩夺目,成为海内外篆刻家、篆刻迷恋者的“朝拜圣地”。

—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

篆刻与印学,是经典古文化象征,如何在新时代激活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笔者想到几个问题。

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专业性强、技艺复杂、价格昂贵……高门槛一开始便将许多人拦在了门外。放下身段、主动跨步出门,印章的魅力才能从小匣子中释放出来。

当下,移动互联网给了篆刻艺术跳出小众传播的平台与机会,篆刻与体育、动画、视频等元素相结合,给大众带来了丰富的感官体验。如西泠印社合作推出的“亚运风采”篆刻文字与图形印记作品展、《不一young的杭州——亚洲航家》等一系列节目,以深

入浅出的形式讲述篆刻艺术,在很多观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让印学变得鲜活起来。

如何从国内走向国际?中国印是独居东方韵味传统文化名片,是与世界交流交融的珍贵载体。近年来,西泠印社相继启动了“世界印章史”“一带一路·世界图纹与印记”项目;2008年起,“百年西泠·中国印”系列巡展先后走过美国洛杉矶、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等城市,在汉字文化圈之外的国家刮起一阵阵“西泠旋风”。

接下来,可以打造更多中国印文化品牌,进一步积极走出去,开展文化交流和互鉴,让世界看见中国的篆刻技艺,听到精彩的印学故事。

如何从“大家”走向年轻人?“才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之中。

有人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的积累。中国印学在培养艺术大家之外,还可以通过进校园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走向千家万户,特别是让更多的孩子、年轻人近距离感受篆刻之美。就像西泠印社一改最初的特邀入社、选拔入社和常规发展入社,开创“考试入社”的先河,不限资历、择优选拔。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也将带动更多年轻人喜爱篆刻并引以为业。

化梦为刀,刻万古春秋;金石为记,载历史变迁。期待印学在与时代和世界的同频共振中,“琢磨”出新的印记。

(记者 俞越 推送于11月11日《浙江宣传》公众号)

# 社员谈金石篆刻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国之外的国家,也体现了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响应;在文字上,除了汉字,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字、其他国家的文字,都可以加入进来;不仅有文字,像肖形印就是以图案为主,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图案也都可以体现。

篆刻的审美不单单局限于我们国内,它可以拓展为我们人类的共同的审美,这是“大印学”的一个宏大目标。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理解我们中国的篆刻文化,它的包容性、丰富性以及深度。因此我们大印学要做的事情就特别多,西泠印社的前贤做了很多努力,当代也有很多专家做了很多尝试,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我们这些后来者,就沿着前贤和大师足迹,逐渐把我们的印学向外拓展,以展示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加入西泠印社之后,我的艺术创作重心也有所调整。我以前就是诗书画印都想涉足,但现在我觉得,创作不能只讲广度,更要讲究深度。所以我有些时候要“忍痛割爱”,把有些兴趣暂时放一下,先在篆刻和书法上多花精力,尽可能地上一个台阶。

书法篆刻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脱离了生活常态,例如网络、计算机都对书法传承产生了冲击。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涌现出一批能够扎根传统的艺术家,除了自己创作,还要薪火相传。另外,在篆刻方面,新的材料、新的技法出现,我们怎样来顺应这个时代,这也是我们现在也要思考的,也许可

以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在篆刻上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推动篆刻跟我们这个大时代接轨。

——马小杰(西泠印社社员)

我觉得在守正创新上,西泠印社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好,我们能想到的,其实她都已经在了,并且一直做得很好。这也是为什么她能成为一个120年的印社,而且很多人就算不懂篆刻,也都知道西泠印社。

在创新方面,西泠印社一直以来就是很有前瞻性的,你想在100多年前,有谁拿一块地,自己玩一玩,玩出一个社团;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后,西泠印社也是很有家国情怀地把文物交给祖国。我觉得不管是从大的家国情怀,还是说对于艺术传承,还是小到自身的发展,西泠印社都做得特别好。

篆刻一方面要继续往高端的、极致的艺术创作去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它扎根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我这些年在篆刻的基础普及方面做了比较大量的工作。像篆刻这样一个古老的、高端的、小众的艺术,要越来越多走向寻常百姓家,让大众逐渐了解到它,人的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比如说小朋友不仅了解了篆刻,可能还会喜欢上中国的文字,会喜欢上中国的文化,喜欢上中国的历史。

——周培刚(西泠印社社员)



印学虽然古老,但其现在的人也会用印章,比如我在香港一些中外朋友,在画作上也会运用印章。篆刻是在一个很小的方寸和天地里面,营造一种广阔境界,对于西方人来说,也能够小中见大,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

香港是特别多元化的城市,我觉得要做文化交流,可以多办展览,我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明年也计划办一个玺印相关的展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代的技术,让一般的观众也感受到玺印的美感。我发现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印章,博物馆里面有一些游客纪念印章,他们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传统的印章,加上一些介绍,小朋友可以印在小本子上,也是一个互动方式,慢慢地深入他们的生活。

——何碧琪(西泠印社社员)

(本报记者施涵予整理编辑)